

小豬：

不知道為什麼時間一下子就流逝了。我希望明天是個清涼的好天。不要下雨，這樣我的心情會很好。前日夜里去公館，許多人在人流中移動，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碰觸別人，同時也被人碰觸；推擠別人同時也受推擠。而時間呀便在過程中流逝。走在公館的人羣中，常常會想念古晉，那孕育少年的我的城。夜深時我與歌青二人靜默地注視窗外外的剪影，倘若歌青抽煙，就有淡淡的煙味在飄，似一些不小心就闖進來的記憶。

年輕的我們，其實並不能完全掌握許多事情，渺如小如自己呀，也是不可掌握的。看金肅的神鵬俠侶，讀馮瀛瀛夢小龍女而不得的那一段時，惆悵是淡淡淡淡的心情，可是揮不去。我們能掌握多少？就連夢也不能求一個圓。

告訴你，有一夜我夢了一個好像很陽感但是已經模糊的夢。醒來後，不知道自己在哪裏，茫然地聽窗外的雨聲，一時間有個沖動，想撥通電話或寄封信給隨便那一位都行，問他是否也頂着灰濛濛的天空，最後決定對着鏡子扮鬼臉，結論是：我的表現慾很強，但是表現力非常差。

今天是中秋。沒有孩子提燈籠，大家都在看電視中的奧運節目。

其實，日子也可以是一抹淡淡的微笑，心平氣靜便過去了。月圓或不圓，該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我不寫了。祝好。

26/9/88 台北夜

P/S 忘了告訴你。遇到保保，在小小的會所中，她帶着好看的笑容，抱怨說她找不到合意的信紙，因為現成的信紙都畫了錢，框了範圍。——怎麼夠寫？她這樣說。呵！我有微微的愉快。雖然抵台後，很多時候她已經不是我印象中熟悉的保保，可是她那一刻的神態是我熟悉的。然後想起熟悉的歌，許多而且雜亂，總唱着一些昨日的熟悉今日的陌生。於是我有安怡的心情。難道不是嗎？我們常常執着的心情，實際上已經是許多人都唱過的曲子。

小豬：

今夜去男三金百貨買綢緞。老闆用很好看的小杯子盛了好茶請我喝。鳳凰村凍頂烏龍茶呢！他帶笑地說：「茶性頗孤僻。若抓不住茶的性，就泡不出好茶。」小豬呀，聽後心中禁不住微微一傷。這茶，性孤僻。我呢？

我呢？不想寫了。祝好。

28/9/88 台北夜

小豬：

他們留給我的下午是多麼的長。而在午夜時分，整宿舍陷入一張無聲的唱片的轉動中，陷入一種全然不知的節奏中。於是我必須用雙掌撐着額頭，留下很多力氣與影子決鬥，把許多許多思念都寫成沈沈的睡意。於是就想用很多紙，剪出很多快樂掛在肩上一一

小豬，我想念你呀，明淨地走在砂撈越河畔的風中的你。我想每個人都必須守住一片自己想要的天空，那是「他們」——任何一個他們——所不能給了的。

是不是當我們沒有能力給予時，便會不自覺地要求？我如何能要求別人給我我所要的快樂？小豬呀，年輕的我，什麼時候才學會給予？

祝好

29/9/88 夜風大

小豬：

今夜我等信，等隨便是那個人的信都好。天氣越來越涼了，我心中有許多許多話要說，可是訴說不清。生命如此短促，人世間值得學習的太多了，而我是一個貪心的孩子，而且在追求的過程中，尚要撥出時間來說廢話，發白日夢，怎麼辦？我又焦慮又滿足。忘了是那邊看到的句子。人太貪心了，所以只配享受追求過程中的快樂。

可是，對我而言，小豬，過程中的快樂，已經足夠了呀！我的貪心是小小的——只要身邊的人快樂而自己也快樂。好像等信，收信，也是小小的貪心。天天去開信箱，有沒有信呢？這種感覺很新奇。發現沒信自然失望，然後又好奇地想：明天呢？有沒有信？誰寄來的？……也不敢想，沒信收，因為自己不是勸回信的人哪！

總是有希望的，所以才要去追求呀。我想，追求一個浩渺明淨的天空，是我們共有的偉大的壯烈的「理想」，是不是呢？小豬，今夜我盼一個好夢。

祝好

30/9/88 凌晨

小豬：

我是一座怎樣的風景？又是一片怎樣的天空？黃舒駿唱道：「天秤座的女子是善變的靈魂，多情無情是她們的天性，而她們一生的職業是愛情……」

天秤座的女子，小豬，天秤座的我們，將有一期如何的花季？我突然十分疼惜瘦瘦小小的你。有一個人這樣說：「人要長大，該有厚重的底子，否則很容易就會被擊倒。」我們都不是穩定的人，而日後的路，長長呀！我也許熱情也許無情，但是我不堅強，從不。是不是應該學習沉澱自己，去走日後的路？

今天去郵局開信箱，沒信。離開郵局時，一輛郵車緩緩駛入校園。我猶疑了許久，終於決定把未知的希望放在星期六晚上的夢以及星期日的遙望，以及星期一的好奇，然後撐着傘走回宿舍。我常常是激動的，每收到信，但按捺不住雀躍的心情，立刻便坐在郵局的階梯上開信……身外萬事，我獨守住我手中緊握的訊息——

夜里，學校播放電影CRY FREEDOM。南非的種族問題。那穩重扎實的黑人男子說：「I DON'T WANT TO BE WHAT PEOPLE WANT ME TO BE。」

「幾乎想流淚了，最終還是忍住。每一個懦夫都可以成為英雄——而每個英雄的靈魂深處，或多或少都會有懦怯的種子存在吧？」

我是如何的一場風雨呀——只願自自然然去成長去愛去恨一如美人蕉。

我記得你明淨的笑臉，你也在努力地學習長大，是不是，許多人都如此的。希望我的小豬，長大了還是明淨的孩子。

祝 好好地長大

1/10/88 夜

小豬：

唉呀！今天又去公館泡舊書局。風極大極大，常常叫我脚步踉蹌，而我的髮飛揚。有位小姐微笑着遞給我一份SINGER PRODUCT的宣傳單——我該去那邊宣傳我的心情？繼續往前時，有只暹羅的狗跑來，因微濕的鼻尖碰觸我，我竟不感厭煩心中微微吃驚，我真是那樣害怕孤單嗎？今天天氣真是好呢！真的是好的，那雲一朵一朵綴在蔚藍的天，台北的天空終於有個天空的樣子，不再是灰的天灰的雲。我應該要高興的，可以踩着滿地的陽光，坐在羅斯福路的台電大樓的階上，吹不知那方吹來的風，看被許多樓房框成一小塊的，有些好看了的台北的天空。我希望能碰見熟悉的臉孔，可是台北真是人海茫茫呀，總是獨有我一人。街上的人不太有表情，高興是淡淡的，不快樂也是淡淡的，不像你呀，小豬，強烈地思念你眉挑眼動說笑皆來的快樂，在許多平直的線條中，你常常會一不留神就繞成滑動的曲線，沾沾自喜於自己的不太高明的小聰明。簡單的人常常會有小小的生活樂趣，是不是？

因為今天風大，又有陽光，所以我覺得自己被風吹成薄薄的透明的高脚酒杯，費力地想着一些快樂或不快樂，然後像一隻盛着半滿液體的酒杯般，悠悠吟唱一些搖擺着的快樂，一不小心就抓不穩了，然後就像盛放的喇叭花迫不及待地傾吐我的不穩定的情緒。

總要學習穩住自己才能前進的。

日安，小豬

3/10/88 風大

小豬：

今天我覺得自己是顆柚子。只有耐心地剝開我的厚皮被，方可品嚐我的甘美。

我喜歡看武俠小說。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後就不是很樂意沉迷於其他的武俠小說了。我喜歡蕭峯。

我喜歡大大的東西，我喜歡美麗的東西，但沒有很強烈的佔有慾。最愛在街上看美女俊男。

我頭腦頗簡單，生平以胸無大志為榮。我最浪漫的大志是擁有一間自己的小房子，可以讓我舒舒服服地睡大覺，吃喝玩樂；我最偉大的大志是好好做一個人認真生活。

我最大的希望是身邊的人都快樂，我自己也快樂。

我喜歡收信寫信却不喜歡寄信。心情不好時就寫信給自己。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發洩方法，可以預防心理變態的發生。

我喜歡有星星的夜，那種天空有着厚重的華麗的美感。

十月四日夜里看到二顆星星，是赴台後第一次看到星星，非常非常開心，覺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心中的感覺盈盈欲溢，如果不告訴你而一個人獨享，小豬，說不過去的是不是？是為此信。

祝 夢好

5/10/88 夜

寫給自己的信



勉之

勉之

很久後我才明白
原來我的夢是植根在
一片很遠很闊的草地上

像這樣，要綠色的
可以看見藍的天，還有星
我想我應該是蒲公英
根茶在一片土地上
一部份的自己却隨風飛散
到不同的地方，把很多思念
留給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要到很久後才會恍然大悟
原來我的路不會是一條平滑的直線

我不能像我告訴電腦說我要一條ST. LINE
而它就給我一樣地
要求生命



拉芒之戰

維善

千日下，大屠殺正舉行
戰者仰立於樹蔭
圖以微昂的雙翼征服所謂強者
圖以阿巴狗的瞳仁氣壓同志
偶以男高音曰：
想俺頂呀……

(人羣中，笑聲和恥罵遂而平靜，
我知道該怎麼做，別催)

如雪彎刀鏗鏘出
刀如鏡，可吹毛斷髮
附于古冤魂 令敵眨眼無首
天上地下無不喪胆
(人牆築立，圍起騰騰殺氣，
我的眼中流下一滴淚)

於是蠢蠢欲試
於是鬚鬚倒立

於是張喙舞爪
於是沖天而擒，銀光橫空
殺！
殺出野獸派，殺出潑墨團
殺儒生，殺文化，殺余老，六親，
買國漢賊，羅蜜歐，通通殺。
要你五步墜地
要你血如噴泉
要你遁入十八層地獄
要你成為人類發泄的晚餐。

暮
淒然而下
沙場血跡淋漓
遠處空中傳來木魚和喃喃
曰：欲知前生事……

稿於八九年五月六日
民都魯上游拉芒區所見之斗鷄。

書訊

《蕉風月刊》五月號出版了，本期推出「方昂專輯」，刊登方昂二十首最新詩作，並選了張光達及謝川成評析他的詩。張光達以「語近情遙」形容方昂的詩，謝川成也認為方昂的詩不輕易流露出詩人的熱誠。此外，小黑也替這個被譽為「北方的驕傲」的方昂寫一篇側寫，透露了這位「喜歡亂拍人家大罵」的詩人一些私事，顯示詩人性情之真。

五月號的期首詩是「站在門口的牛奶瓶」，作者為周榮。專欄「亂彈集」和「清涼集」如期出現，分別由黃潤岳和蕭然執筆。本期影話則有黑鼻純和夏紹華的文章。至於創作方面，散文作者有林靈希、黃惠晴、程可欣、張國訓、炎復陽和余秀貞；小說作者有曾希邦和夏紹華，還有翁華強的四首詩。另外有一篇外國小說，由林燕何翻譯。

《蕉風月刊》每本零售一元五角，訂閱則十二期五元或六期八元。訂戶請寫明中英文姓名，訂閱期數及英文地址，訂費可用郵政匯票，收款人請註明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寄至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星座第八屆常年文學獎得獎作品已經評定，目前為配合該文學獎頒獎禮而籌備的節目仍在進行中，頒獎禮的日期因此暫時延後，特請各地文友見諒。

●星座第九屆常年文學獎仍舊舉辦，凡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發表於「詩華週刊」的「煙火」及「砂撈越晚報」的「星座」副刊中的作品，

皆為當然之參賽作品，我們歡迎各地作者踴躍來稿。人、世、間